反對派「三反」的終極目標是爭奪香港管治權

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

■屠海鳴

否決政改方案之後，反對派試圖在香港再次掀起波瀾，他們反經濟、反民生、反和諧的行徑，與自我標榜的理念背道而馳，其實質是「逢中央必反」、「逢特區政府必反」，終極目標是爭奪香港管治權，從而使香港繼續成為「殖民者樂園」、「反中央基地」。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。

歷時20個月的政改之爭已經過去，特區政府提出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、促進和諧的一攬子計劃，呼籲香港各界聚焦經濟民生，特別是希望立法會議員爲經濟民生項目高抬貴手。然而，近一個月來，反對派依然我行我素。他們剛剛無情地否決政改方案，又無恥地提出「重啓政改」。他們在經濟民生項目提交立法會後，頻繁地採取各種「技術手段」，不斷上演拉布把戲。前日，他們故伎重施，活生生地把第三次提交上立法會財委會的創科局撥款申請「拉死」，令到這個關係香港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部門之成立變得遙遙無期。

人們不禁要問：反對派到底在反什麼？不難看出，只要特區政府想做什麼，他們就反什麼。眼下，他們反經濟、反民生、反和諧。政改之爭，累港久矣！反對派「三反」終極目標是什麼？筆者認爲，反對派志在爭奪香港管治權，企圖令香港變相成爲他們統治之下，反國家、反中央的「獨立王國」。

「三反」與反對派自我標榜的理念背道而馳

反對派歷來把自己標榜爲「民主鬥士」、「民意代言人」，反對派傳遞給市民的信息是，他們自己才是香港經濟的推動者、民生熱點的關注者、社會和諧的促進者。但眞相是怎樣的？

國際有關機構多項調查顯示，香港近年競爭力不斷下滑。如何提升競爭力？衆所周知，在科技創新上發力，是許多國家及地區提升競爭力的選擇，但香港在這方面卻是不斷落後。港府提出設立創科局，就是要推動這項工作，但這方案卻在立法會遭遇重重阻力。有反對派議員指出無須成立創科局，理由是目前已有政策局負責相關工作。但政策局負責的工作範圍很廣，無法全力聚焦創新科技工作。由於缺少一個專業的、強而有力的部門牽頭，必然使該項工作的統籌和展開步伐緩慢。反對派議員曾就此批評政府，現在卻回過頭來再三拉布「拉倒」創科局，實則是爲反而反，不講邏輯，反經濟的做法清清楚楚。

民生項目上，反對派造成的浪費同樣令市民瞠目結舌。立法會去年共有27項工程因拉布而未能審議，導致平均延遲6個月開工，工程造價上升，增加額外約25億港元開支。這些錢最終由誰來埋單？就是納稅人！現在，反對派又反咬一口，說地鐵等項目超過預算而不能審議通過。同時，他們還繼續採取拉布手段，欲「拉死」一批項目。如此惡性循環，反民生面目一目了然。

對待政改問題上，反對派與民主國家那種「忠實的反對派」有本質區別，「忠實的反對派」是在憲法框架內行使反對權力，提出的建議是建設性的，切實可行的，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。而香港的反對派提出的「公民提名」、「國際標準」等概念，是把有憲制地位的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拋在一邊，企圖另起爐灶。試問，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可以不顧憲法另搞一套？沒有！反對派拋出這些概念，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，不會推動民主政制發展、促進香港社會和諧，只會給社會添亂，給民衆添仇，給城市添堵，反和諧的事實毋庸置疑。

「三反」實質是「逢中央必反」、「逢特區政府必反」

過去20個月以來，反對派所反的事情很多、涉及面廣。反對人大「8·31」決定、反對政改方案、反對經濟發展政策、反對民生項目啓動、要求梁振英下台、抵制內地遊客來港等等，似乎目標飄移，捉摸不定，實質是「逢中央必反」、「逢特區政府必反」。

「逢中央必反」，是因爲反對派、特別是其中的「死硬派」，從骨子裡就不認同「一國兩制」，或者說，他們只要「兩制」，不要「一國」。在他們看來，「香港」和「中國」是兩個對等概念，應該平起平坐。持這一觀點的人顯然缺乏基本政治常識。基本法規定，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「一國」是「兩制」的前提和基礎，如果不要「一國」，只要「兩制」，香港還是中國的領土嗎？香港回歸還有什麼意義？連這個常識問題都沒有搞懂，或「揣着明白裝糊塗」，已經不配擔任立法會議員了。

「逢特區政府必反」，是因爲反對派、特別是其中的「死硬派」認爲，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應該只管香港利益，不顧國家利益。無論是誰擔任行政長官，只要在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，他們就反對。持這種觀點的反對派議員，缺乏基本政治素養。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，那麼，行政長官就肩負雙重責任，既要對香港負責，又要對國家負責，豈能只顧香港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？

由此可見，反對派「三反」就是要與中央對抗，與特區政府對抗，與行政長官對抗。「三反」是手段，對抗是目的。

「三反」背後是爭奪香港管治權

反對派如此煞費苦心，不分青紅皂白，要與中央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對抗到底，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？回答這個問題，要從反對派「身世」說起。

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了150年，前100多年從來不談民主，也從來沒有民主，到了最後12年，英國人看到香港回歸已是大勢所趨，不可逆轉，就啓動「民主改革」，把委任議員換成了民選議員。這一步看上去是推動民主，實際上是把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安插進立法機構，以操控回歸後的香港政局。香港立法會的反對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。這些反對派議員普遍有着英國等西方國家留學背景，看上去很「紳士」，言必稱「民主自由」，但他們生來就是代表殖民者根本利益的。

回歸之後，立法會已經是擁有立法權、監督權、否決權的機構，不同於港英時代的立法局僅是一個諮詢機構，立法會對特區政府的制衡作用比較大，特區政府許多工作必須通過立法會審議通過才能實施，這使反對派議員有了更大發言權，或者說有了更大本錢。他們採取種種辦法，拖延、阻撓特區政府提出的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的項目。歷屆行政長官堅持愛國愛港，不是殖民者的政治代理人，反對派想盡辦法與之對抗，試圖藉機拉下行政長官，推出他們中意的人選，爭奪香港管治權，從而使香港繼續成爲「殖民者樂園」。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。

屈穎妍：「佔」禍打開魔盒 令人夠膽犯法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陳庭佳）去年79天的違法「佔領」行動衍生多種問題。多次撰文反思「佔領」及社會現況、卻被反對派支持者瘋狂攻擊的專欄作家屈穎妍昨日指出，「佔領」令港人漠視法治、漠視執法者、夠膽犯法，並反映香港教育缺乏對國家認知及多元聲音的問題。有民主黨中人則批評該黨身受激進、暴力政治所害，卻反過來擁抱這種思維，而反對派現在支持「本土論述」，最後必然會步向鼓吹「港獨」。

屈穎妍昨日在書展講座上表示，自己大半年前開始聽見有人讚她「好勇敢」，並對此感到奇怪：「一個女人仔，寫幾篇文、寫幾隻字，點解需要勇敢？今日嘅社會去到乜嘢地步？文字其實係一個最文明嘅方法去發表意見，點解需要勇氣呢？」

對於由「佔領」延續至今的「辱警」、「仇警」風氣，她認為，應反思香港沒有警察會變得如何，而「佔領」好像打開了「潘朵拉盒子」，把所有人心裡潛藏的罪惡感放出來，令他們有膽犯法，令整個警隊疲於奔命，是整個行動最不好的事，「我覺得自己都係幾正常嘅人啦，嗰段時間、嗰79日我揸車出街，我有時真係諗住就咁劈架車喺街。我心諗：『邊會有警察得閒抄我牌吖？』」

無教學生自己是中國人

不少學生曾參與「佔領」。屈穎妍指，「佔領」反映香港教育出了問題，沒有教導學生自己是中國人，而回歸後的「去中國化」更趨嚴重。她表示，前晚看國家女排比賽直播，難得有那麼多人大喊「中國加油」，「你試下如果喺街度行過講『中國加油』，我諗好多『黃遮』會掟你。即係而家講『中國』兩個字都有問題，或者你講中文、普通話都已經係罪。」

她認為，傳媒有教育社會的作用，但現時傳媒以小報形式報道中國新聞，只會報道狗肉節、狐狸被人剝皮等，突出、重複負面新聞。

屈穎妍又批評，現時教育令學生只敢走同一條路，不敢說與其他人不同的話，而很多學生本身並不認同「佔領」，但不敢出聲，令他們要成為沉默的大多數，認為教育若不能培育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能力，將會很恐怖。

潘麗瓊：「佔」累學校淪戰場

出席同一講座的專欄作家潘麗瓊以畫為喻，指一種顏色永遠不能構成一幅畫，要以多元想法看香港。她認為，「佔領」對學生傷害最深，學校淪為戰場，學術不斷被政治干擾，而一些聲稱反對以政治干擾自由的人，往往就以政治干擾學術。

料文憑試狀元不敢認「藍色」

她解釋，大學校長候選人會被學生「審查」，問其是否支持「佔領」，文憑試狀元一定要回答政治問題，「萬一佢話（自己是）『藍色』，我諗佢會死得好慘。」

嘆青年如棋子 被反對派利用

潘麗瓊又認為，要反思號稱民主、自由的「佔領」，為何會被人聯想至白色恐怖、暴力及遏制言論自由，並指「佔領」已播下思想腫瘤，令人漠視法治，覺得犯法不是問題。她說，許多年輕人以為自己在「佔領」期間違法，會有很多法律界人士幫助他們，但現在看不到反對派有派律師協助他們打官司，對他們像棋子般被政客利用感到心痛。

■屈穎妍 黃偉邦 攝

■潘麗瓊 黃偉邦 攝

陳莊勤：鴿黨受其害 竟煽激進

民主黨創黨黨員陳莊勤則指，激進、暴力政治早從2010年已經開始，當時民主黨接受政改方案，在「七一遊行」時被狙擊，最後有黨員受傷，但民主黨當時不但沒有對身受其害的暴力政治譴責、割切，之後更反過來擁抱這種思維。

他又續說，現時反對派許多黨派擁抱「佔領」後冒起的「本土論述」，但該論述沒有講到香港在現行憲制安排下該如何走，認為現時鼓吹「本土」者必然會步向鼓吹「港獨」。

公屋全面驗水可助200萬人「絕鉛」

建港者・營

鉛水事件愈演愈烈，繼啟晴邨食水驗出含鉛後，政府再公佈葵盛圍葵聯邨二期及沙田水泉澳邨合共6個水樣本，驗出含鉛超標百分之四至一點三倍。目前，水務署及房委會分別成立了專責小組檢討事件，但當局只將調查範圍局限於某一水喉匠負責的工程範圍及項目，我們認為並不足夠，亦難以令200多萬公屋居民安心。

水喉接駁焊料或非唯一「鉛」頭

現時屋邨食水含鉛原因未明，初步鎖定的可疑源頭是水喉接駁位含鉛的焊接物。不過，過去的新聞卻提及，發現水喉接駁位含鉛的兩個啟晴邨單位，其食水樣本鉛含量並沒有超標；相反，7個鉛超標單位的樣本，其單位相連的水喉接駁位是否含鉛，當局卻沒有交代。如此推論，水喉接駁焊料可能不是唯一的「鉛」頭。

驗樓「紙上」監管 難保全港安全

更令公屋居民擔心的是，過往房屋署只依靠水務條例及建造合約，規定水喉及相關部件不可含鉛，故房署驗收樓宇時，並不會要求檢驗食水鉛含量，變相只作「紙上」監管。既然沒有檢驗，「鉛慌」之下，當局如何保證除了「出事」的3條屋邨外，其他已落成的屋邨食水鉛含量都是安全的？

今次屋邨鉛水超標，正好反映現行監管機制存在漏洞，就算有人違規摻雜含鉛物料於水喉工程中，當局亦不太可能檢驗出來。故此，就算明天當局可以確定啟晴邨「鉛兇」是張三，難保李四某年某月已在某屋邨埋下另一個「鉛禍」。

鉛水造成的恐慌情緒已蔓延至其他屋邨，儘管現在仍未完全確定鉛超標原因，但為挽回居民信心，當局應該全面檢驗公屋食水及水喉駁位，以科學數據、客觀事實，掃除「鉛慌」，令200多萬公屋居民可以安心用水。

（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）

葉太籲港青多考慮「向外走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關據鈞）特區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、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出席書展講座時提到香港政治。她認為，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方面大致成功，但在「港人治港」方面卻不盡人意，例如沒有經濟上的長遠發展目標，而且特區政府推動產業能力不足。她希望香港青年多點想想如何「向外走」，只要他們願意走出去，配合「一帶一路」等國策，不難找到發展空間。

葉劉淑儀在今年書展推出兩本書，包括有關學習英語的《Regina's English Works For You》，以及輯錄其專欄文章的《有話直說》。昨日出席書展安排的講座《葉太有話直說》中，葉劉淑儀分享了她對香港回歸後特區管治上的一些見解。

政策應貼近目前社會情況

她首先引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言：「香港在『一國兩制』方面大致成功，但在『港人治港』方面卻不盡人意。」她認為，雖然特區政府在近期一個國際性調查排名全球最有效率政府第四位，但在前瞻性、開創性、劃時代性等方面仍有不足，很多政策都是以10年前的思維推動，未能貼近目前社會情況，例如退休保障，10多年都是「三大支柱」思維，重複又重複。

她認為，在「港人治港」下，特區財政司司長角色不應只是「睇數」掌櫃，還應該要為香港思考宏觀經濟策略，長遠發展目標，而在落實上，如數碼港、近期郵輪碼頭等，都反映產業政策在落實上力有不足。

嘆港青學歷高工資低買樓難

對於目前社會極為關注的青年問題，葉劉淑儀指出，香港青年學歷比以往更高，但工資卻不高，與房價差距太大。「我明白他們不是要一出來社會工作便買樓，但以目前樓價，一生不去旅行也無法買樓，令他們看不到將來。」

她希望香港青年多點想想如何「向外走」，特別是亞洲有很多新興國家都充滿機遇，只要他們願意走出去，配合「一帶一路」等國策，不難找到發展空間。

■葉劉淑儀表示，亞洲有很多新興國家都充滿機遇，港青不難找到發展空間。 黃偉邦 攝

民主黨逐黃成智用林卓廷自尋「死路」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由少壯派主導的民主黨中委會，日前通過革除黃成智黨籍的決議，罪名完全是「莫須有」，就是因為黃成智在政改討論期間呼籲應該接受方案，以及「計劃」提出聯署，惹來黨內新貴少壯派的不滿，這就成為被趕出黨的罪名。自稱「民主」的政黨，竟然不容許黨員就政改有不同意見，只要提出的意見與少壯派不同，就立即要喊打喊殺，掃地出門，原來這就是民主黨的所謂「民主」，確實令人嘖嘖稱奇。

如果說與黨意見不同就要退黨，那末，何俊仁自把自為提出要「辭職公投」，事前完全沒有通知黨領導層，事後又引發黨內反對，最終灰頭土臉地撤回方案，為什麼何俊仁沒被驅逐出黨？就是因為他有議席在手。因為他與少壯派沆瀣一氣，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，如此雙重標準，民主黨還有黨紀嗎？

黃成智被革除黨籍，受害的其實不是黃成智，而是民主黨。黃成智的言論，代表的是民主黨內的中間溫和聲音，這本來就是民主黨的主流。但近年少壯派水鬼升城隍，肆意打壓黨內溫和聲音，加上溫和派大將如李華明、張文光等相繼退出，令少壯派氣焰更囂張，要把民主黨推上激進路線。這次以「莫須有」罪名驅逐黃成智出黨，將令更多溫和派人士心寒，對民主黨失望心淡，相信會有更多溫和派人士相繼退黨另謀出路，就如湯家驊一樣。黃成智也表示，未來會跟「志同道合」的朋友組織新平台，出選今年區議會選舉。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溫和派何苦成為少壯派的棋子？

少壯派的野心不止於要控制民主黨大權，也不止於要劉慧卿做「虛位主席」，而是要捧出自身代理人出任主席。據悉，少壯壯與何俊仁已經定出由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接任主席。他們的如意算盤是，由林下年出選新界東立法會選舉，與劉慧卿分隊各取一席，屆時他就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接任主席一職，而劉慧卿對此安排並沒有異議。林卓廷是什麼人？他曾是何俊仁助理，後來因為上位無望而轉職廉署，但由於民主黨人才凋零，又被何俊仁召回出任總幹事。他在廉署不過是擔任區區的調查主任，卻以「廉政權威」自居，說明此人好出風頭、譁眾取寵。但由於得到何俊仁與少壯派力捧，所以能成功趕走黃成智、蔡耀昌等人，獲安排出選新界東。

林卓廷的激進立場與少壯派如出一轍，甚至猶有過之，如果成功獲接任民主黨主席，意味着民主黨將走上一條激進對抗的「死路」，與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鬥激鬥癲。民主黨近年走上歧路，實在令人唏噓，當年民主黨興起，主要在於成功爭取廣大中間市民的支持，港同盟與匯點合併，更是民主黨「雄霸」反對派龍頭多年的關鍵。但現在民主黨卻逐步把匯點系清除，將溫和人士趕走，打壓狄志遠、羅致光，驅逐黃成智，繼而重用林卓廷等少壯派，說明民主黨正在背離過去的路線，走上沒有前途的死路。正如狄志遠表示，沒有料到黃成智會被革除黨籍，他痛罵民主黨「不仁不義」，把黃成智置諸死地，行徑將「惹市民反感」。看來，溫和派人士還是早走早着，民主黨已經沒有前途了。